悠悠往事

三个小八路

□林新忠 李渲

在牙山主峰的东侧，分布着一条条深深浅浅的沟壑。这些沟壑如褶皱般，把周围大大小小的十几个村庄环抱其中，河东、河西、牙东、元庄、李老铺等都在其内。这些村庄是牙山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胶东部队、区委以及无数的八路军战士，都曾在这里浴血奋战。河西，这个坐落于牙山后坡老鹞窝山脉的小山村，至今仍传颂着三个小八路的故事。

吕广在新华社胶东分社当译电员时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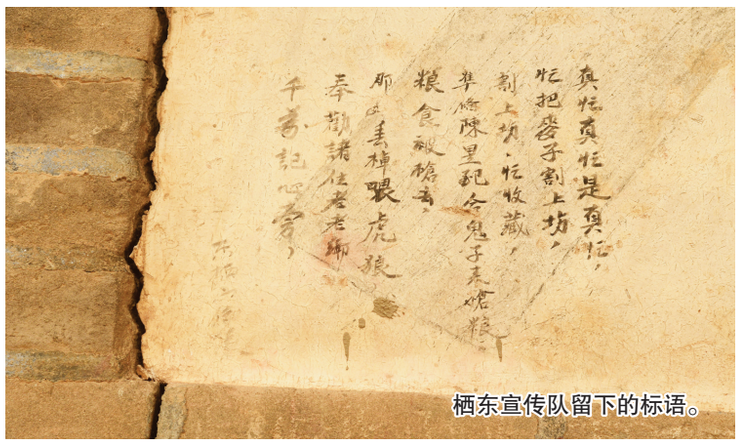
胡绍汉(左)。

胡桂忠。

受访人

胡桂忠，男，89岁，栖霞市桃村镇河东村人，曾任村会计，其母亲胡冯氏老太太曾救过两个八路军小战士。

胡绍汉，男，91岁，栖霞市桃村镇河西村人，是文中胡学英父母的养子。


栖东宣传队留下的标语。

一

1939年8月的一天，栖霞牙山山坳里，只有30多户的河西村，胡学英家里突然住进了两个扎辫子的半大孩子。村民们问胡学英："大嫚，你家来的客人是哪的？我们从来没见过呀！"胡学英头一扭，扔下一句："俺姨姥家的，过来躲鬼子！"没人知道，她什么时候蹦出来个姨姥。

事有凑巧，胡学英50多岁的干姥爷胡成江家里也多了一位小客人。村民们又问胡学英："怎么你干姥爷家也来了个女孩子？"胡学英有些不耐烦地丢下一句"我姨姥家的"，甩着两条小羊角辫跑远了。

起初，大家以为这几个人过来住几天就走，可日子一天天过去，她们竟毫无走的意思。村民们不由得仔细打量起这三个小闺女来：住在胡成江家的那个女娃子有十四五岁，和胡学英差不多高，稳重大方，一举一动透着成熟；住在胡学英家里的两个女孩明显小一些，也就10岁出头，说话却彬彬有礼，一看就与普通姑娘不一样。

这三个有些神秘的孩子，成了村民心中的谜团，没人知道她们的来历。其实，就连整天和她们待在一起的胡学英，也不知道她们的真实身份。她那句"姨姥家的亲戚"不过是随口编的谎话。这三个女孩子的真实身份只有胡成江一人知道：她们是东海特委抗战话剧社的小八路。住在胡学英家的那两个女孩，大眼睛的叫王菊，13岁，圆脸的叫吕广，12岁。住在胡成江家的那个高一点的女孩叫林玉霞。

东海特委成立于1939年春，主要负责领导文登、荣成、牟平、海阳等县的党组织。这年8月，胶东国民党保安独立二十六旅秦毓堂部突然袭击文登葛家村的"三军"驻文登办事处，枪杀我办事处主任李蔚川等四人，制造了"文登葛家惨案"。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日、真反共已原形毕露，形势骤然严峻。驻文登的中共东海特委紧急撤离至牙山东部的唐家沟村，随之搬迁的还有抗战话剧社。

东海特委之所以千里迢迢撤到牙山，另有缘由。1939年5月，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击退进犯栖霞县城的日伪军、收复栖霞县城后，为联合蔡晋康共同抗日，经谈判将栖霞县城的城防让予蔡晋康部；作为交换，蔡部允许第五支队进驻牙山地区活动。此后，第五支队十五团进驻牙山东部的上崖头和大庄头，留守处进驻牙山东麓的新庄，后方医院驻回龙夼，第一兵工厂驻老庙沟，被服厂驻清香崮，新兵营驻郁都……牙山抗日根据地雏形已初步形成，东海特委这才选定牙山作为新驻地。

随行的抗战话剧社成员大部分是十几岁的少年儿童，他们的核心任务是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纲领、政策，发动群众投身抗战，坚定全民抗战的必胜信心。为隐藏身份，这些孩子"化整为零"，被悄悄安置在牙山周边多个村，秘密开展抗日宣传工作。12岁的吕广，还有大一些的林玉霞、王菊，就这样来到了牙山东侧山沟里的河西村。

二

那年，胡学英刚满16岁。虽是独生女，可由于家里穷，她从没享过独生女的福，没上过一天学，斗大的字不识一个，繁重的家务活全落在她的身上，日子过得又清苦又单调。自从王菊、吕广来了以后，家里一下子热闹起来，胡学英的心里乐开了花，三人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每天，三个人一起上山干农活，然后一起去胡成江家里找林玉霞。她们走家串户，与村民聊天，帮大家做些力所能及的活计，还跟村民讲抗日救国的道理。

一天晚上，王菊、吕广在灯下写字，胡学英凑过去好奇地问："你们写啥呢？能不能教教我？"王菊笑着说："在写字呢，你想学的话，我们教你！"从此以后，每天晚上，王菊、吕广都教胡学英写字，从"天地人，日月星"教起，再教她认"共产党""八路军"。没有纸笔，她们就蘸着水在桌子上写，用木棍在地上划。

一天，教完字后，王菊对胡学英说："你问问村里的妇女，她们想不想识字？你把她们组织起来，我们一起教大家。"

没过几天，胡学英便召集了几个妇女到她家里，林玉霞、王菊、吕广一起教她们识字。来听课的人越来越多，几乎全村的妇女都加入了识字班。家里挤不下，林玉霞就去找小学校长，借学校的教室——等孩子们放学，妇女们做完家务，识字班再开课。

吕广嗓音好，空闲时就教胡学英唱歌："月儿弯弯，星光闪闪，我们都是儿童团员，站岗放哨又当侦探……"在吕广的教导下，胡学英学会了第一首歌——《儿童团歌》。村里的小学老师听说新来的小姑娘教唱歌，特意跑到胡学英家里找吕广，请她教孩子们唱歌。吕广爽快地答应了。

12岁的吕广，和学生岁数差不多，个头也差不多。起初孩子们不服气，直撇嘴，可没过几天，大家都改口喊她"老师"了。孩子们很快学会了《打杀汉奸》《游击队之歌》《打回老家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多首歌曲，回家后再唱给家人听。这些抗日歌曲渐渐在村里流传开来。

胡学英一直不知道林玉霞等三人的真实身份——她年纪尚小，出于保密，没人跟她提及。但从三个人来到那天起，胡学英就觉得她们不一般。看着她们组织妇女识字、教小学生唱歌、讲八路军打鬼子的故事，胡学英更加确定，这三个绝非普通人。

一天清早，胡学英独自上山干活，回家后不见王菊和吕广，便跑去胡成江家找。还没到门口，就看见胡成江的妻子站在门口，老远就大声跟她打招呼。胡成江从屋里出来，热情地招呼她进屋，他妻子却依旧守在门口不动。胡学英进门后，看到林玉霞、王菊、吕广都在，她坐了一会儿，就与王菊、吕广一起回家了。

这种情况接连发生了好几次。后来胡学英才知道，一辈子给人扛活种地的胡成江，竟是河西村第一名共产党员。林玉霞、王菊、吕广每次找他，都是在传达党的指示，研究抗日工作。

时间一天天过去，胡学英渐渐发现，王菊、吕广和她讲话时，常说一些她从没听过的新词："抗日救国""统一战线""投降派""打内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些新鲜又新奇的词汇，让她更加坚信，林玉霞她们做的是了不起的大事。一天，胡学英鼓起勇气找到林玉霞："玉霞，我知道你们在做大事。你们要是有不方便办的事，尽管交给我！"

林玉霞只是笑笑，没有说话。

三

转眼到了秋天，山里的庄稼陆续成熟，村民们忙着秋收。一天，胡学英要去西埠收玉米。林玉霞得知后，拿起镰刀陪她一起上了山。玉米秸秆比人还高，两人一头扎进去，瞬间没了踪影。她们一边剥玉米，一边聊天。林玉霞试探着问："学英，日本人打到咱家门口了，咱不能坐视不管，是不是也该为抗日出份力？"

"我恨透了这些日本鬼子，可我不知道能做啥，你尽管安排！"学英瞪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认真地看着林玉霞。

"眼下有件急事，得赶紧办，就怕你干不了。"林玉霞缓缓地说道。

"玉霞，什么事？快交给我，我一定能完成任务！"学英态度坚决。

林玉霞说："打鬼子需要枪弹，咱老庙沟兵工厂正缺生铁造武器。你能想办法凑点生铁吗？"

"这有什么难的！"学英想了想，诚恳地说，"家家都有废旧生铁，我挨家挨户去收集！"

"只能悄悄收集，不能声张，得保守秘密，不然会有人出来阻挠。"林玉霞叮嘱道。

"好，我一定保密，三天后给你好消息！"胡学英爽快地接受了任务。

从地里回家后，胡学英悄悄地找到了邻居小伙伴胡乃忠。两人一说即合，立马分头去村民家募集生铁。

短短两天，两人就凑了一大篓生铁，当晚趁着夜色，一起抬到了胡成江家里。林玉霞、王菊、吕广都在，一看篓中的生铁，高兴地拉着胡学英的手说："这么快就完成任务，你真厉害！"接着又叮嘱："你们还有个任务，明天一大早把生铁送到老庙沟兵工厂！"

大家正说着话，院门突然"哐当"一声被推开，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传来："哟，挺热闹呀！"所有人的目光一齐投向门口，一个黑影闪了进来。胡成江一看，原来是村里的混混胡大开。来人扫了一眼屋里的人，又瞅瞅篓里的生铁，指着林玉霞她们三人怪声怪气地说："你们仨来这么长时间，整天东奔西跑，我早就看你们不像好人。弄这么多生铁，是不是给八路的？"

胡成江赶紧凑上去说："别瞎说，这是我亲戚，来住段时间帮我干活，收点生铁是想换个零花钱！"

"你家亲戚？我看就是三个小八路！"胡大开话音刚落，吕广上前一步天真地说："叔叔，我才10岁，还是个小孩子，就算想当八路，人家也不要呀！"

胡大开冷笑一声："少给我装，快把生铁送到我家去，不然我就……"

两天的心血就这样泡了汤。胡学英不甘心地说："今晚我再去募集，不信完不成任务！"林玉霞鼓励她说："现在形势复杂，还有不少汉奸反对抗日。做任何事情都要多留个心眼，时刻提防被坏人破坏。"

几天后，胡学英又募集到一批生铁。林玉霞三人十分高兴，用地瓜、芋头等盖在生铁上做好伪装，以防被人发现。随后，林玉霞请胡成江帮忙借了两头毛驴，又联系小学老师安排两名学生，第二天一早陪胡学英把生铁送到老庙沟兵工厂。

第二天凌晨4点，王菊和吕广就起了床，帮胡学英乔装打扮。打扮完毕，两人忍不住"扑哧"一下笑了——胡学英挽着发髻，穿着花衣，活像个走娘家的小媳妇。没多久，学校安排的胡乃忠、胡绍东也来了，众人把生铁装进驮篓，再盖上地瓜、芋头做好伪装。林玉霞叮嘱两个男孩说，"路上要是有人问，别慌，就说是陪姑姑回娘家。"两人点点头，一行人便出发了。

一路上十分顺利，傍晚时分，胡学英平安返回河西村。林玉霞、王菊、吕广早已在屋里等候，见她安全归来，连忙拉着她的手急切地问东问西，激动得眼泪都出来了。林玉霞说："兵工厂一直缺生铁和铜，咱还得多想办法再弄一些。"

胡学英非常自信地说："没问题，我明天就去李老铺、三条箭、元庄这几个村跑跑，这些村俺都有亲戚。"

说完，四个姑娘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林玉霞轻声说："想方设法，竭尽全力，支援兵工厂！"从此，在三个小八路的带领下，一条通往老庙沟兵工厂的生铁秘密运送通道，在牙山根据地稳稳地建立起来。

四

1939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刚入冬，便飘起了雪花。就在此时，赵保原撕毁合约，纠集国民党顽固派组成了"抗八联军"，不断制造摩擦，疯狂进攻胶东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驻牙山的八路军胶东五支队兵工厂等单位紧急撤离。

林玉霞和王菊、吕广三人也感到了形势的严峻。东海特委的紧急通知接连下达：做好一切准备，随时撤离牙山。

十一月的胶东夜晚，寒风刺骨。忙完秋收的人们早已进入梦乡，小小的河西村一片寂静，唯有胡学英家的油灯，还忽明忽暗地亮着。胡学英神色凝重，焦急地在地上来回踱步——王菊和吕广出去很久了，一直没回来。晚饭后，两人一起去了河东村胡连香家。如今蔡晋康的人像疯了一样到处抓人，她心里满是担忧。

就在这时，寂静的夜空里传来伪乡长急促的吆喝声："各家各户注意了，国军王连长在三条箭被人打死了，谁家有香和钱纸，拿出来为王连长送葬……"听到这话，胡学英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她预感大事不妙：敌人一定会来报复，不在今晚就在明早，必须立刻通知林玉霞她们。

她披好衣服，匆匆出了家门，一路小跑赶往河东村。夜色漆黑，看不清路，耳边不时传来狗的吠叫声，胡学英顾不得害怕，只顾往前跑。穿过几条街巷，拐进几个小胡同，她来到了胡连香家门口，急忙敲门。

门一开，胡学英一头闯进去，喘着粗气断断续续地说："不好了，不好了，蔡部的王连长叫人打死了，你们快躲躲吧！"她扫视屋内，只有林玉霞和吕广，急忙问："王菊呢？"林玉霞说："去李老铺胡桂菊家了！"胡学英立刻说："你们快走，我去李老铺通知王菊！"林玉霞连忙阻止："不行，太危险，我去！"

几个人说着就往外走，刚出门，远处就传来了嘈杂的脚步声和喊叫声，河东、河西两村瞬间陷入混乱。林玉霞停下脚步："不好，敌人进村了！"三人屏住呼吸，仔细倾听。嘈杂声越来越近。

"我们回不去了，你们赶快往后山跑。我路熟，我去找王菊。"胡学英坚定地说。三人随即分头行动。

林玉霞和吕广顺着小胡同往村后跑，没跑多远，就听身后有人喊："站住！"紧接着急促的脚步声和尖锐的喊叫声越来越近。危急时刻，旁边一户人家的门突然打开，一个急切的声音传来："快进来！"

两人来不得多想，一头扎进门里，门随即被紧紧关上。进屋后，她们看到一位30多岁的大嫂，并不相识。大嫂轻声说："别害怕，先躲躲。我家是村里最后一栋房子，实在不行再想办法。"

陌生的环境里，时间过得格外漫长。大嫂到院子里听外面的动静，听到了附近的敲门声，连忙回屋说："屋里待不住了，快从后窗走。"说着搬来小凳子，推开后窗，伸手拉着吕广往窗上推送。两人刚跳下去，外面就传来了敲门声。

那个夜晚，成了林玉霞和吕广最难忘的记忆。跳出窗外后，两人一路往后山跑，钻进茂密的树林，躲了一夜，才侥幸躲过了一劫。王菊也顺利脱险——胡学英到了李老铺后，得知王菊已听到风声，安全转移了。

1940年1月8日，东海特委撤离牙山，林玉霞、王菊、吕广也随队撤离，抗战话剧社也随之解散。林玉霞、王菊、吕广经组织安排，加入胶东孩子剧团。

她们离开河西村后，在胡成江的介绍下，胡学英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她带领民兵站岗放哨、埋设地雷，让日伪军闻风丧胆。1947年，她被华东军区授予"民兵英雄"称号。

吕广老年留影。

后记

1940年7月，八路军第五支队后方司令部少先队在日寇扫荡后的合影。当时的男女队员都剃了光头。前排右一为吕广，后排右一为林玉霞。

写完此文，有几个问题很有必要向读者交代一下。

一是，我是怎么发现"三个小八路"这个线索的。2024年春天，我们在栖霞市桃村镇河东、河西村采访胶东兵工厂。热心的胡秀英大姐带我们去采访87岁的胡桂忠老人，老人回忆他母亲曾救过两个小八路，并告知了两个小八路的名字，一个叫林玉霞，一个叫林世英。后来我就到处查资料寻找这两个人。林世英，我找到了，的确在这里工作过，但她是栖东县武装部的干事，当时已超过20岁。后来她南下去了上海，年龄和履历完全不符。后来，在《栖霞文史资料》第八辑，孙厚墉撰写的《巾帼英雄胡学英》一文中看到了林玉霞的名字：1939年夏天，河西村来了三位不速之客，她们是林玉霞、王菊和吕广。这让我豁然明白，原来不是两位小八路，而是三位小八路。

接着我又开始查找这三个人的资料，终于在吕广后人的一篇纪念文章《慈母春晖照后人——怀念亲爱的母亲吕广》中找到了林玉霞和吕广的资料。文中有一张合影照片，是1940年7月八路军山东游击队第五支队后方司令部少先队部分成员在日寇"六·一"大扫荡后，剃了光头的合影，共14个人。文中详细注明每一个人的名字。其中，前排右一是吕广，后排右一是林玉霞。从文章中得知，吕广是威海东洛后村人，1938年夏天参加抗战话剧社。

但另外一个人王菊不在照片中。她去哪了？我继续寻找，又在陈志昂撰写的《生长在红星旗下——记胶东孩子剧团》一文中，再次看到了那张合影。更重要的是，我在这里找到了关于王菊的记叙：1940年8月，孩子剧团全体人员参加平招掖莱工作团，负责发动组织儿童团。一天拂晓，敌人包围了莱州三元集并进了村，王菊被一位大娘盖上被子救了下来。

这说明，当年离开抗战话剧社后，王菊也和林玉霞、吕广一起参加了孩子剧团，只是照相那天她不在场。

二是，三个小八路是怎么来河西村的。在威海党史史志网刊载的《抗战时期文登的文化教育及其历史作用》一文中，我找到了这样一句话："1939年下半年，抗战话剧社被迫搬到牙山根据地。"我深入挖掘，从另一文献中获知："1939年8月，'文登葛家惨案'后，驻文登的中共东海特委紧急撤离至牙山东部的唐家沟村。"抗战话剧社作为东海特委的直属机构，必然随特委搬迁到牙山，"三个小八路"自然也会跟随来到牙山。

《巾帼英雄胡学英》一文中有一个情节，就是三个小八路组织小学生往老庙沟兵工厂送生铁。根据史料记载，胶东五支队兵工厂是在1939年8月搬到老庙沟的，到11月就离开了牙山。这个时间点，正好与东海特委和抗战话剧社进出牙山的时间吻合。

最重要的证据是陈志昂撰写的《生长在红星旗下——记胶东孩子剧团》一文中的一段话："1939年11月，孩子剧团在掖县的皂户正式成立……剧团成员大部分是原少先队员，但也吸收了文登抗战话剧社和牟平青年话剧团的几个孩子，张志勇和吕广就是上述两个团体来的。"

这说明，1939年底抗战话剧社解散，孩子剧团成立，三个小八路一起正式转到了孩子剧团。

三是，我与三个小八路后人的故事。看到《慈母春晖照后人——怀念亲爱的母亲吕广》一文后，我便在文后留言，告诉她吕广在栖霞的一段经历。后来，吕广的女儿刘南平大姐给我回复，因我忙于其他事务，没能看到，刘大姐便通过烟台文化馆韩瑛馆长找到了我。我们正式建立联系，刘大姐还把其他几个人的回忆文章以及一些重要的史料发给我参考。再后来，她带着兄弟姐妹回胶东重走母亲当年走过的路。这期间，通过他们，我了解了吕广前辈后来的经历。1943年，孩子剧团解散后，组织安排她去了荣成实验小学读书，之后先后任威海城区各界抗日救国会少年儿童工作团副团长和指导员、《胶东大众报》和新华社胶东分社译电员。新中国成立后，她先后在水电部、石油部工作，直到1982年离休。

关于王菊，我在于恒嘉撰写的《母亲送我当八路》一文中看到了她的名字："1938年2月，文登大水泊镇西南台村里来了两位女八路。四五天后，两位女八路随部队开拔了，姐姐于宜嘉（参军后改名于岐）、堂姐于福嘉，以及同村的于佩珍（后改名于森）和于菊英（后改名王菊）也同时'失踪'……"

为了解王菊的情况，我通过文登大水泊镇政府找到了西南台村党支部于书记的电话。他告诉我，当初该村一起参加革命的那一批人在村里已没有后人，因此王菊后来的情况村里也不清楚。

关于林玉霞，在河西村采访时，胡桂忠说林玉霞去了云南，再不知情。后来有一次我与父亲聊天，父亲说解放前我们村有一个驻村干部就叫林玉霞，没有架子，见人就叫"伙计"，还认了我村一大娘为"干娘"。后来我想，孩子剧团解散后，吕广能回校读书，林玉霞也应该由组织重新分配工作。之前我村属栖东县，1945年设立牙前县，又划入牙前县。林玉霞很可能被分配在这里工作，后来南下去了云南。当然也不外乎这个林玉霞是重名。